

# James S. Spiegel 博士，《基督教伦理学》， 第 12 节， 生殖技术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S·施皮格尔博士在讲授《基督教伦理学》时讲到的。这是第 12 节课，《生殖技术》。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生殖技术。

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道德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某些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生殖技术尤其如此。那么，让我们先来概述一下所使用的一些方法。

以前称为人工授精的手术现在通常称为宫内授精或 IUI。这是将男性的精子人工插入女性子宫的过程。还有一种是配子输卵管内移植，也称为 GIFT，即从女性体内提取多个卵子，然后将其与男性的精子一起放入女性的输卵管中。

体外受精（IVF）更为人熟知，即在实验室中让卵子受精，然后将产生的胚胎植入子宫。或者在 ZIFT 中，将胚胎植入输卵管。或者将受精卵植入输卵管。

然后，在代孕中，第三方女性被用来怀胎十月，而由于某种原因，另一名女性无法怀胎十月。代孕者通过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受孕，然后怀胎十月，她可能与婴儿有遗传关系，也可能没有，这取决于使用的卵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呢？根据功利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只需要考虑未来的幸福，或者，对不起，我们只需要考虑相关人员的幸福或快乐，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代孕，那么这些人就是母亲、父亲和代孕者。

我们还可以考虑所生婴儿未来的幸福或快乐。在康德伦理学中，我们考虑相关人员的自主权、对人的尊重等等。我们能将这种做法普遍化吗？但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做法。

斯科特·雷 (Scott Ray) 提供了一些值得考虑的道德参数和其他各种考虑因素，这很有帮助。其中之一是医疗技术是一种天赋。你知道，我们是神圣形象的承载者。

我们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人类作为神圣形象的承载者，有能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创造各种技术。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是来自上帝的祝福。

技术既可用于善，也可用于恶。当我们从道德角度反思此类问题时，我们力求将技术用于道德善事而非恶事。其次，上帝设计生育是在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背景下发生的。

我们将在另一堂课中讨论这个问题。人类性行为，与人类性行为有关的道德问题。第三，生命的神圣性和未出生胎儿的道德地位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所有人类生命都是神圣的，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这在《创世纪》第 1 章中有记载。正如我们在讨论堕胎时所谈到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未出生的孩子是神圣的生命。人类生命神圣的原则适用于未出生的孩子。所以需要牢记这一点。

第四，与选择任何生育技术相比，领养是一个重要的替代方案。对于数百万选择领养的夫妇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这是非常具有救赎意义的事情，尤其是当一对夫妇领养了一个原本得不到良好照顾的孩子时。

无论如何，孩子都是上帝的礼物。只要通过生殖行为自然地生下孩子，那就是上帝的礼物。这是上帝的作为，尤其是在每个子宫内创造孩子时。

最后，信仰的美德。对于许多难以怀孕的夫妇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信仰的考验。这也是一个机会。

我确信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这是一个人可以增强信仰并相信上帝主权的时刻。然而，对于许多夫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

你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放弃努力拥有自己的孩子，无论是通过这样的技术还是其他方式？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只追求收养，或者屈服于上帝，认为上帝不希望我们生孩子？我所在的教堂的牧师，或者说我是其中一名成员，他和他的妻子无法怀孕。所以，在某个时候，他们就决定，嗯，上帝不希望我们生孩子。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决定不收养。

但他们专注于其他形式的事工，欢迎不同的学生到他们家，与他们一起生活，有时也欢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以这种方式进行事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项非常有力的事工。但这可能是对信仰的一次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考验。

以下是罗马天主教神学的几点区别，大多数新教徒不一定认可这些区别，但这些区别绝对值得考虑和认真对待。其中之一就是性与生育的统一性。在罗马天主教神学传统中，有一种公认规范，即婚姻性行为应该始终对生育持开放态度。

所以这并不是说你每次发生性行为时都应该怀有生孩子的愿望。但必须对生育持开放态度，这意味着不采取人工、技术和避孕措施来防止生育。虽然一种称为安全期避孕法的方法得到了认可，但这只是通过自我控制，避免在女性更有可能怀孕的时候发生性行为。

但在罗马天主教传统中，性行为与生育之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新教徒通常也如此。然后，就罗马天主教传统中技术的正确作用而言，医疗技术被认为是可以辅助正常性交但不能取代正常性交的东西。因此，这对其中一些生殖技术有影响。

以下是一些在这些生殖技术背景下出现的道德问题。宫内授精和体外受精以及配子输卵管移植（GIFT）、体外受精（IVF）以及有时在宫内人工授精（IUI）中使用排卵药物，这些方法会产生大量多胞胎，有时会产生四、五、六个婴儿，对母亲和婴儿都构成高风险，而且儿童死亡的几率更高。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体外受精的费用很高。

你为此花费了数万美元，当你有了这些胚胎后，就必须植入；这个过程也很昂贵。所以，你想最大限度地利用你的钱，这就是植入大量胚胎的动机，希望至

少有一个植入成功。但在体外受精和所有这些胚胎的生产过程中，通常会有剩余和不必要的胚胎，因为现在，比如说，这对夫妇已经经历了两三次这个过程，他们不需要使用现在冷藏的其他胚胎。

那么，如何处理它们呢？它们可以被简单地销毁、捐赠或无限期地储存，或用于实验目的，例如干细胞研究，许多人都提倡这样做。这里存在经济风险的解决方案是，不要制造比你愿意生育的胚胎更多的胚胎。以前有几对夫妇就这个问题咨询过我，我记得有一对夫妇特别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妇，他们担心胚胎未使用而死亡。他们相信这一点，对吧？他们是有生存权的人。因此，我建议他们使用他们创造的或通过体外受精受孕的任何胚胎，并将它们全部植入体内，希望它们全部植入体内、足月出生。

我不知道他们做了多少个，但我知道他们总共做了几次植入，每次大概做三四个，他们当然愿意让所有孩子都植入。如果每次都这样做，他们最终可能会有 15 或 16 个孩子。结果，我想，三次都是成功的。

他们植入了所有胚胎，因此没有一个胚胎被留在冷藏库中，他们不必担心如何处理其他未使用的胚胎，因为它们都已使用过。现在我想他们有四个孩子了。也许这是一个比他们原本打算的大家庭，但他们坚信，出于对人类生命神圣性的尊重，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即使这意味着我们有八九个孩子。

所以，这是我暂时推荐的一种方法。一些反堕胎人士甚至不会走那么远，他们会完全避免使用这种方法。但这是我推荐的方法。

现在，关于代孕，这更成问题。当你让第三方参与生育过程时，以下是一些反对代孕的标准论点。一个论点是，代孕是一种剥削，它将婴儿变成了商品，因为代孕通常是为了盈利，代孕母亲会得到一定数额的报酬，甚至三四万美元，以将婴儿生下来。

但如果妇女无法足月生下孩子，请她的姐妹代孕，情况就不会如此。很多时候，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样的家庭中。所以你不会有一种利益方面的担忧或动机，但如果涉及到这一点，那么你就会有一种剥削的担忧，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种观点是，代孕母亲身份认可女性脱离自己的身体，从而将恶习转化为美德。因此，有些法律实际上会这样写，将代孕母亲称为人类孵化器。通常，母亲在情感上脱离自己的孩子会被理解为一种恶习，但这正是本案所希望的，这样代孕母亲就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她刚刚生下的这个孩子。

那么，将恶习变成美德或将恶习视为美德的做法是否因此在道德上值得怀疑？在许多情况下，代孕者会改变主意，对孩子产生强烈的感情，以至于不想放弃孩子，这可能会在代孕母亲的案例中造成许多冲突和复杂情况。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代孕者对她的孩子拥有什么权利（如果有的话）？这很难弄清楚。

这变得非常复杂。而且，你还会面临各种实际问题，包括情感困扰，即使她决定放弃孩子。在某些情况下，这会产生持久的负面情感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结论性问题。罗马天主教徒是否一直都认为问题在于性与生育的严格分离？已婚夫妇是否应该因此始终对怀孕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在新教世界中，在福音派中，情况在过去 50 或 60 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随着避孕药的出现，当避孕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首次投放市场时，我读到多达 95% 的福音派人士反对它，这很有趣，因为现在的数字可能会颠倒过来。绝大多数福音派人士都同意使用避孕药，这表明这种特殊做法对福音派社区的观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但显然，60 年代的福音派教徒大多认识到性与生育之间存在某种自然联系，而避孕药的想法与之相矛盾。确实有很多事情是这样的，文化发展一开始令人震惊，然后我们会逐渐适应这种想法。我知道比基尼泳装大约在同一时间推出，这在基督徒中引起了不小的丑闻，基本上就是给内衣上色，然后把它当作合法的泳装，现在你听不到太多关于比基尼的抱怨了。

因此，我们可以习惯于某些事情，因此，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确实存在道德问题时，我们就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疑虑。另一个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处理生育问题的经济和情感成本会令人难以承受？夫妻应该怎么做，或者什么时候夫妻应该转向收养？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说，这真的太冒险了，太贵了，我们收养吧。当然，收养通常会变得非常昂贵。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财务承诺会过高？什么时候，这两种情况的成本可能表明，这对夫妇不生孩子或不再生孩子确实是上帝的旨意？我知道，就我的牧师而言，我确信财务层面或重要的考虑因素对他们最终得出结论——上帝不想生孩子是他们的意愿——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问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社会是否已经从将孩子视为上帝的祝福转变为将他们视为负担或权利？在许多支持选择权的人中，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普遍认为孩子是一种负担。多年前，我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正在发表一篇关于堕胎的论文，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位女性听众将怀孕比作交通事故。

如果她发现自己怀了孩子，她会认为这就像一场交通事故，这让我想知道她会如何看待我因杀精剂失效而怀孕。从她的心理学角度来看，我相当于交通事故的产物。但那会把孩子视为负担，生孩子和怀孕也视为负担。

那些将孩子视为权利的人，他们的观点非常不同，这也是一种普遍的态度，这影响了对许多生殖技术的不批判态度，这些技术也需要重新考虑。因此，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或作为基督徒个体对生育的态度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对我们如何处理生殖技术问题有着重大影响。这

是詹姆斯·S·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的教学。这是第 12 节课，生殖技术。